

世界争议文学

SHI JIE ZHENG YI WEN XUE



生活在别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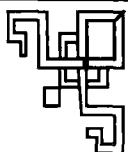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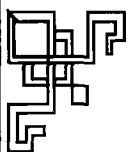
Sheng Huo Zai Bie Chu



米兰·昆德拉（捷克）◎著

彭 艳◎译

远方出版社



世界争议文学

生活在别处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争议文学/修平主编.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6
ISBN 7-80723-132-7

I. 世… II. 修…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3614 号

世界争议文学 (生活在别处)

主 编:修 平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01001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4800 千字

印 张:285

版 次: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80723-132-7/I·37

定 价:1168.00 元(全 40 册)

序 言

“生活在别处”是兰波的一句名言。安德列·布勒在他的《超现实主义宣言》的结论中引用了这句话。一九六八年五月，巴黎学生曾把这句话作为他们的口号刷写在巴黎大学的墙上。但是我这本小说最初的名字却是《抒情时代》。我在最后时刻把书名换了，因为我看见出版商们的脸上流露出不安的神情，他们怀疑是否有人愿买一本题目如此深奥难懂的书。

青春就是抒情时代。我的小说是一部青春的叙事诗，也是对我所称之为“抒情态度”的一个分析。抒情态度是每一个人潜在的态势；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范畴之一。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抒情诗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因为千百年来人类就具有抒情态度的能力。它的化身就是诗人。

从但丁开始，诗人也是跨越欧洲历史的伟大人物。他象征着民族特性（卡蒙斯，歌德，密茨凯维奇，普希金），他代表了革命（贝朗瑞，裴多菲，马雅可夫斯基，洛尔伽），他是历史的喉舌（雨果，布勒东），他是神话中的人物和实际宗教崇拜的对象（彼特拉克，拜伦，兰波，里尔克），但他首先代表了一个神圣的价值，这个神圣价值我们愿意用大写字写出来：诗。

然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欧洲的诗人怎么回事？他的声音在今天似乎听不到了。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诗人就已从这个盛大喧嚣的国际舞台上消失了。（他的消失显然是这个危险的过渡时代的征兆之一，在这个过渡时代中，欧洲发现了自己，而我们还不知道怎样给这个时代命名。）由于一种历史的邪恶嘲讽，欧洲的诗人仍然扮演着大众角色的最近一个短暂时期，是1945年以后中欧的共产主义革命时期。

值得强调的是，这一特定时代充满了真正的革命心理，它们的信

徒怀着巨大的同情以及对一个崭新世界的末世学信仰体验了它们。诗人们觉得他们是最后一次站在舞台前部。他们认为自己正在欧洲的辉煌戏剧中扮演他们惯常的角色，但他们并没有发觉，剧院经理已在最后的一刻改换了节目单，而代之以一出通俗的滑稽剧。

我亲眼目睹了“由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这个时代。我听到我所崇敬的法国诗人保尔·艾吕雅公开正式地与他的布拉格朋友脱离关系，因为这位朋友即将被斯大林的最高法院法官送上绞刑架。这个事件（我把它写进了《笑忘录》）使我受到创伤：一个刽子手杀人，这合情合理；而一个诗人（并且是一个大诗人）用诗歌来伴唱时，我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整个价值体系就突然崩溃了。没有什么东西是可靠的。一切都变得成问题、可疑，被人们分析和怀疑：进步和革命。青春。母亲。甚至人类。还有诗歌。我眼前呈现出一个价值崩溃的世界，渐渐地，经过许多年，雅罗米尔的形象，他的母亲和他的情人在我的头脑里成形了。

请别认为雅罗米尔是一个低劣的诗人！这是对他的一生廉价的解释！雅罗米尔是一个有天分的诗人，他的想像力和激情都很丰富。他年轻而敏感。当然，他也邪恶。但他的邪恶同样潜在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在兰波身上。在雪莱身上。在雨果身上。在所有时代所有制度下的每个年轻人身上。雅罗米尔不是特定时代的产物。特定时代只是照亮了隐藏着的另一面，使不同环境下只会处于潜伏状态的某种东西释放出来。

尽管雅罗米尔和他母亲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它的描写是真实的（没有一点讽刺的意图），但我并不是为了要描写一个时代。“我们并不是对这个时代感兴趣才选择它，而是因为它似乎提供了一个捕捉兰波和莱蒙托夫、抒情和青春的绝妙的圈套。”换言之：对小说家来说，一个特定的历史状况是一个人类学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他探索他的基本问题：人类的生存是什么？就这本小说而言，同时还提出了几个相关的问题：什么是抒情态度？青春是什么？一个母亲在形成一个年轻男人的抒情世界中扮演的是什么样的神秘角

色？如果青春是缺乏经验的时期，那么在缺乏经验和渴望绝对之间有什么联系？或者在渴望绝对和革命热情之间有什么联系？以及抒情态度怎样表现在爱情中？有爱情的“抒情形式”吗？等等，等等。

当然，这部小说没有对任何问题作出回答。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答案，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的存在具有一种问题的形式。

最初想写这部小说的念头产生于很久以前，在五十年代中期。当时我想解决一个美学问题：怎样写一部属于“诗歌批评”的小说，同时它自身又是诗歌（传达诗歌的激情和想象）。我完成这部小说是在1969年。它从来没有在波希米亚出版过。1973年它首次在法国刊行，一年后彼得·库西出色的译本在美国出版，他因此而获得了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库西是美国最优秀的捷克语翻译家。为了修订“这部小说，使它更忠实于原著，几年后他又重新修改了一遍，这一事实表明他一心追求完美；换句话说，他是翻译家中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我为这部杰出的译作衷心感谢他，以一个朋友的身分紧紧握他的手。

米兰·昆德拉

第一章 诗人诞生

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怀上诗人的？

当他的母亲思考着这一问题时，似乎只有三种可能性值得认真考虑：不是某个晚上在公园的长凳上，就是某个下午在诗人父亲一个同事的房间里，或是某个清晨在布拉格附近一个充满浪漫情调的乡间。

诗人的父亲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他想出的结论是，怀上诗人是在他朋友的房间里，那一天很不走运。诗人的母亲不愿意去那里，为此他们吵了两架，后来又合好了，当他们终于开始作爱时，隔壁房间有人大声地开门，惊吓了诗人的母亲，他们停止了拥抱，慌忙仓促地结束了性交。他把怀上诗人归罪于这一瞬时的慌乱失措。

但是诗人的母亲却否认受孕可能是在借来的房间里（那是一个典型的单身汉的邋遢地方，她厌恶那张乱糟糟的床和皱巴巴的睡衣裤），玛曼也否决了第二种选择：受孕发生在公园的长凳上，她当时很不情愿在那里做爱，一想到这样的长凳是妓女和行人常去的地方，她就感到恶心。因此她肯定怀孕只能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早晨，在绿色溪谷的背景上生动地衬出轮廓的一块巨石后面，布拉格的市民星期日常喜欢到这儿的溪谷郊游。

从多种理由看，这样的环境最适宜怀上诗人：在正午阳光的普照下，这儿是光明的白昼，而不是漆黑的夜晚；周围是广阔的自然，使人联想到翅膀和自由的飞翔；尽管与城郊的住宅隔得很近，这儿却有很美的景致，到处都是裂罅、岩石和起伏不平的地面。当时这地点似乎生动地象征着她的经历。说到底，她对诗人父亲强烈的爱不正是对父母那种平淡无奇、按部就班的生活的浪漫的反抗吗？这块远离尘嚣、自由自在的风景区与她——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选择了身无分文的年轻工程师的巨大勇气之间，难道没有一种内在的相似之处吗？

诗人的母亲一直陶醉在强烈的爱中，什么都不能改变这点，即使在那个美妙的下午，在那些圆石间的事仅仅几周后产生的失望也没有改变这点。她告诉情人每月烦扰她生活的那种不适没有按期出现。她告诉他这一消息时兴奋万分，可遇到的只是令人气愤的冷淡（现在我们回想起来，这种冷淡大半是表面上装出来的）。他把这件事当作是一个不重要的、纯粹暂时的和无关紧要的周期性生理失调而不予考虑。玛曼觉察到情人不愿分享她的欢乐后非常生气，直到医生正式宣布她已经怀孕了才跟他说话。当诗人父亲说他的一个好友是妇科医生，可以万无一失地消除她的烦恼时，玛曼马上哭了。

这就是反抗的可悲结局！最初为了年轻的工程师而同父母对抗，后来又为了反对他而求助于父母。她的父母胜利了；他们与工程师进行了一次坦率的谈话，他知道没有其他路可走了，同意举行一次体面的婚礼。他欣然接受了一大笔嫁妆，这使他以后能建立起自己的建筑公司。他把他的全部财产塞进两只手提箱里，搬进他的新婚妻子在那里出生和长大的别墅。

尽管工程师很快就退让了，但诗人母亲仍然伤心地意识到她如此冲动地投进的这场冒险——它曾经象是美好得令人心醉——并没有变成她坚信有权期待的那种伟大的、彼此满意的爱情。她的父亲是布拉格两个生意兴隆的药房的老板，因此她的道德观是建立在严格的平等交换的原则上。对她来说，她把一切都投资到爱情中（她甚至愿意牺牲她的双亲以及他们那平静的生活）；反过来，她也希望对方在共同的帐户中投资等量的感情。为了取得心理平衡，她逐渐取回感情的储蓄，在婚礼后对丈夫摆出一副高傲严峻的面孔。

诗人母亲的姐姐不久前搬出了住宅（她结了婚，搬到了市中心的一个公寓），于是老两口继续住在楼下，他们的女儿和工程师则住在顶楼。楼上有三间屋子，其中两间很大，布置得完全和二十年前老药剂师修建别墅时一样。工程师就这样继承了一套家具齐全的房间。总之，他对这一安排很满意，因为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两只拼凑的手提箱，他一文不名。不过，他还是极力主张把这套房间作点小小的变

动，但他的妻子根本不打算让他——这个乐意把她献到堕胎术者刀下的男人——粗暴地对待这个代表她父母精神、也代表二十年的良好习惯和安宁的世界。

在这种场合下，年轻的工程师不敢有自己的主张，只是对一件事提出了小小的抗议：有一张小桌摆在卧房里，桌上盖着一个沉重的灰色大理石圆盘，上面立着一个裸体男人的小雕像；雕像左手握着一把七弦琴，支在臀部上。右臂以一种动人的姿势挥出去，就象手指刚触拨了琴弦。右腿伸直，头部微微后倾，凝视上方。这张脸非常美丽，头发卷曲如波，白色雪花石膏赋予他一种温柔的、女气的、也可以说是处女般的非凡神态；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滥用“非凡”这个词：刻在底座的铭文说，这个手握七弦琴的雕像即是古希腊神阿波罗。

一看见这个雕像，诗人的母亲就生气。这个神像经常被扭转过去，背部冲着房间，要不就被工程师用来挂帽子，要不那沉思的头就成了工程师搁鞋的地方。偶尔还有一只臭袜子套在小雕像上——这是对缪斯和她们的首领不可饶恕的亵渎。

诗人母亲对比异常愤怒。这并不是仅仅由于缺乏幽默感，而是由于她相当准确地察觉到，丈夫把阿波罗套在袜子里是为了发出一个他出于礼貌不能直接表达的信息：以这种玩笑的方式，他要让她知道，他拒绝她，他只是暂时的屈服。

这具雪花石膏的雕像于是成了一个真正的古代神祇：一个不时介入人类事务，使人的一生困惑，设下阴谋，显示神迹的冥冥之神。年轻的女主人公把他视为同盟，她那充满渴的女性想象力把他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瞳孔仿佛闪烁着生气，嘴唇颤动着声息。她爱上了这个为她而横遭凌辱的裸体青年。当地凝视着那张俊秀的脸时，她产生了一个愿望，希望腹部里正在生长的孩子与丈夫这个风度翩翩的情敌相象。她强烈地希望，以至地一面瞧着自己的腹部，一面想象着这个希腊青年才是孩子真正的父亲，她祈求神运用他的力量改变过去，改变她怀上儿子的经历，就象伟大的提香曾经在一个拙劣画家毁坏的画布上画出了杰作一样。

在圣母玛丽亚身上，她无意中发现了不需要生殖器而当母亲的典范，于是她向往着一种没有父亲参与的母爱。她如痴如醉地渴望孩子叫阿波罗，在她看来这名字就如同意味着“他没有人父。”当然，她知道儿子会因取了这样一个高贵的名字而遇上麻烦，她和儿子会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因此她寻找一个能配得上年轻的奥林匹斯神的捷克名字，最后她选定为雅罗米尔，意思是“他爱春天”和“他被春天所爱。”大家都同意她的意见。

当她被车送到医院时，事实上春意正浓，此丁香正怒放；几个小时的阵痛后，幼小的诗人滑落到这世界的肮脏被单上。

他们把诗人放在母亲床边的一个有围栏的小床上，她听着那悦耳的号哭声，疼痛的身躯充满了自豪。我们不要妒忌玛曼身子的满足，迄今为止，对人间的欢乐它还没怎么体会，尽管它还算迷人：不错，背部没有轮廓，腿有点短，但是胸脯却非常丰满，在一头梳理得十分漂亮的头发（漂亮得难以相称）下有一张并不眩目但却动人的脸。

玛曼一直觉得自己长得很平常，不能吸引人。这大半是因为同她一起长大的姐姐是一个舞会上的皇后，在布拉格第一流的女式服装商店工作，她活泼美丽，喜欢打网球，轻易地就进入了高雅男人的世界。姐姐在社交活动中的成功助长了玛曼带有挑战性的庄重；完全出于反抗，她开始喜欢感伤严肃的音乐和书籍。

其实在认识工程师之前，她就经常同一个年轻的医科学生约会，他是她父母朋友的儿子，但这种关系并没能唤起她在身体上的自信。一天晚上，在一个夏日别墅里，她同他在一起第一次体验了性爱，第二天早晨他们就分手了，因为她悲哀地确信无论她的感情还是感官都注定不能分享伟大的爱情。当时她正准备毕业考试，这次经历使她能及时宣布，她已在脑力劳动中看到了生活的目的，她决定报考哲学系（尽管她有一个讲究实际的父亲）。

在大学课堂的硬板凳上坐了五个月后，她那失望的身躯一天在街上与一位刚毕业的年轻工程师相遇，他粗野地向它献殷勤，几次约会后就占有了它。由于当时肉体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满足，心灵很快就忘

掉了学者生涯的抱负，与肉体息息相通了（一颗真实的心灵总是这样）。它欣然同意工程师的观点，赞扬他的快乐无忧，钦佩他那迷人的不负责任。玛曼虽然意识到这些特点与她长大的环境格格不入，但她打算认同工程师的特性，在这些特性面前，她那忧郁、纯洁的身躯获得了自信。开始莫名地欣赏起自己。

那么玛曼到底幸福不幸福？不完全幸福；她徘徊在信心和怀疑之间。当她在镜子前脱下衣服时，她试图通过丈夫的眼光来审视自己：有时她好象很有魅力，有时又似乎没有魅力。把自己的身子交给他人的眼光去评判，这正是产生不安和怀疑的根源。

然而不管她怎样在希望和怀疑之间徘徊，她的妄自菲薄还是消除了。她不再为姐姐的网球拍而沮丧，她的躯体终于变得活跃了，玛曼学会了享受肉体存在的乐趣，她希望能确信新的生活会是一个永久的现实而不是一个完全靠不住的允诺；她渴望工程师能带着她远离大学讲堂，远离她的儿童教养院，把一个爱情故事变成一个真实的生活故事。这就是她热切希望怀孕的原因。她冥想着自己，冥想工程师和孩子，这个三重奏好象是上达星空，充满了宇宙。

在前一章我们已经提到：玛曼很快就明白了，那个如此渴望爱情冒险的男人却害怕生活冒险，不愿同她一道去遨游星空。我们也已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她的自尊被情人打击了。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玛曼长期受情人目光支配的身躯，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不再是别人眼光中的一个十足的物体，而是变成了一个献身于某个还没有眼光的人的活生生的肉体。它的外表已失去了意义；沿着一个内在的、看不见的表面，它触及到另一个躯体。因此外部世界的眼光只能捕捉住它那无关紧要的外壳。她不再关心工程师的评价，它对这个身躯的命运一点没有影响。身躯终于变得完全独立和自足了；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丑的腹部充满了自豪。

分娩之后，玛曼的躯体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当她第一次感到儿子的嘴摸索着触到她的胸脯时，一股甜蜜的颤动传到内部深处，辐射到身体各个部位。这是种与爱情相似的感觉，但却远远超过了情人

的抚摸，它带来了极大的宁静的幸福和极大的幸福的宁静。这种感觉以前没有过；当情人亲吻她的胸脯时，那只是短暂地弥合了长时间的怀疑和不信任；但是现在她知道，有一张嘴在无限忠诚地依恋着她的胸脯，她完全可以信赖这种忠诚。

变化还不止这些。过去，情人一触到她的裸体，她就会感到羞耻。相互的吸引总是能克服陌生的感觉，躯体接触的那一片刻是令人陶醉的，正因为它仅仅是片刻。羞耻从未沉睡，它使情爱更加令人激动，但它也监视着躯体，防止躯体完全屈服。可是，不再有羞耻，不存在了。两个躯体忘情地互相畅开，没有任何隐藏。

她从来没有象这样献身于另一个躯体，也从来没有任何躯体象这样献身于她。情人使用她的肚皮，却从没有在那里生活，他抚摸她的乳房，却从没有从那里吮吸。啊，哺乳的欢乐！她钟爱地瞧着那张无牙的嘴鱼一般地游动，想象着她那些最隐秘的思想、观念和梦想通过奶水流进了婴儿的体内。

这是伊甸园的境界：肉体就是肉体，无需用遮羞布来掩盖；母亲和儿子都在无限的安宁之中沉醉；他们象亚当和夏娃品尝知识果之前那样生活在一起；他们居住在超越善恶的躯体里。而且，在伊甸园里不分美丑，身体的各个部分既不丑也不美，而只是赏心悦目。无牙的齿龈是可爱的，胸脯是可爱的，肚脐和小臀部也是可爱的。内脏叫人愉快，它有条不紊地运行。那个滑稽脑袋上长出的短发也叫人愉快。她热心地观察儿子打嚏，小便和咳嗽，这不仅仅是对婴儿健康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不，她是怀着激情投入了婴儿身体活动的每一过程。

这是一个崭新的态度，打小开始，玛曼对包括她自己的一切身体的需要，就抱有一种强烈的反感；每当坐在抽水马桶上她就憎厌自己，试图确信没人看见她走进浴室，她曾经羞于当着众人吃饭，因为咀嚼和吞咽的程序使她感到厌恶。如今儿子身体的需要是那么崇高，超越了一切丑陋，净化了她，也使她自己的躯体变得正当。那些偶尔渗出在起皱的乳头上的奶滴就象一滴露水那样富有诗意。她常常伸手去轻轻地揉挤乳房，以便产生那些神秘的奶滴。她用小指头蘸着那些

白色液体，然后品尝它：她对自己说，她这样做是为了对滋养儿子的液体了解更多一点，但实际上她是好奇于自身的味道，甜蜜的奶味使她与身体的其它排泄物和分泌物重归于好。她开始觉得自己是高雅的；她的躯体变得就象大自然的任何物体——一棵树，一丛灌木，一片湖——一样惬意，一样正当。

不幸的是，由于玛曼的躯体给了她无穷的欢乐，对它的需要没有充分注意。当她意识到这点时，已经迟了：腹部的皮肤已变得粗糙多皱，下面的韧带呈现出微白的条纹；皮肤看上去好象不是躯体的真实部分，而象一床宽松的被单。玛曼诧异于这一发现，但并没有因此过分不安。不管有没有皱纹，她的身子都是幸福的，因为它是为一双眼睛而存在，这双眼睛看到的只是这个世界的模糊轮廓，这双眼睛（这双伊甸园的眼睛）还没有意识到在这个堕落、残酷的世界里，身体是分为美与丑的。

这些变化，婴儿的眼睛虽然看不到，丈夫却注意到了。雅罗米尔出生后，丈夫想和玛曼修好。经历了一段长时间，他们又重新开始作爱。但和过去不一样了；他们先得有一定的时间亲热，然后才在黑暗中犹豫不决地作爱。玛曼对这一点毫不在意，她意识到她那变得难看的身躯，她害怕充满激情，无所顾忌的作爱会使她失去儿子所赋予的内心平静。

不，不，她决不会忘记丈夫带给她的激动只是充满了风险和不安，儿子却给了她充满幸福的宁静；这就是她继续依恋儿子以求得安慰的缘故（儿子已经开始蹒跚行走，呀呀学语了）。一次孩子病重，玛曼几乎有两个星期没有休息，日夜守护在这个发着高烧，受病痛折磨的小躯体旁边。这段时间也叫人心醉神迷；儿子病愈后，她觉得自己好象抱着他的身子穿过了地狱，有过这样的经历，她和儿子再也不能分开。

丈夫的躯体裹在外套或睡衣里，把自己单独封闭起来，离她愈来愈远，一天比一天变得陌生，儿子的躯体却继续依靠她；她已不再给儿子喂奶，而是教他使用抽水马桶，她为他穿衣脱衣，给他梳头，替

他选择衣服，通过热心为他准备的食物，每天都与他的内脏保持接触。儿子四岁时开始显露出缺乏食欲的迹象，她严格对他，强迫他吃饭，她第一次感到她不仅是儿子躯体的朋友，而且还统治着它。这个躯体反抗者，不愿意吞咽，最后还是服从了；她带着愉快观察这徒劳的反抗，屈服，还有那瘦弱的脖子，通过它，她可以监视那不受欢迎的食物通过。

啊！儿子的身躯，她的乐园，她的家，她的王国……

那么儿子的灵魂呢？不也是她的王国的一部分吗？噢，是的，当然是的！当雅罗米尔发出的第一个词就是“妈妈”时，她高兴得忘形了。她对自己说，儿子的大脑——现在还只有一个概念——全靠她来填充，甚至以后他的大脑开始发育，抽枝，开花，她将仍然是他的根。她欣喜于这一想法，她开始仔细留心儿子的学语，由于她觉得生命是漫长的，记忆是短暂的，她便去买了一本深红色封面的笔记本，开始把儿子嘴里发出的一切都记录下来。

如果我们查阅玛曼的笔记本，就会看到在“妈妈”后面，紧接着又有许多词，“粑粑”，“呀呀”，“嘟嘟”，“呼呼”，“哼哼”，“噜噜”，第七个才是“爹爹”。看了这些简单的词语（玛曼的笔记本里常写有简短的注释和日期），我们感到对句子的初次尝试。我们得知在第二个生日之前他曾宣称“妈妈好”。几个月后，他又说，“妈妈是卡卡”因为玛曼拒绝在午餐前给他山莓汁吃，为了这句话，玛曼在他背上打了一巴掌。他哭着叫嚷，我不要这个妈妈！但不一会儿他就说，我的妈妈很漂亮。玛曼听到这话很高兴。还有一次他说，妈妈，我舔你一个吻。意思是说他要伸出舌头，舔玛曼的整个脸。

假如跳过几页，我们便会看到一个有着惊人韵律感的句子。女佣人安娜有一次答应雅罗米尔，要给他山楂吃，但她后来忘了，自己把山楂吃掉了。雅罗米尔感到被骗，非常生气，激烈地反复说，丑安娜，偷山楂。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句话与前面所举的妈妈是卡卡很相似，但这次雅罗米尔的背上却没有挨巴掌，所有的人都被逗笑了，这句话以后

还常被引用来给大伙逗乐（当然，雅罗米尔是明白这一点的）。当时，雅罗米尔还不可能知道他成功的内在原因，但我们知道，正是这句话的韵律使他免挨了一巴掌。这是雅罗米尔初次与诗歌的神奇力量相遇。

以后的篇页记满了大量押韵的词句、根据玛曼的注释，这些词句显然给全家带来了欢快和乐趣。例如，雅罗米尔这样描写他家的女佣人：我家佣人的衣裳，就象一只山羊。紧接着的句子是：我们在树林里欢闹，心儿是多么的美好。玛曼感到，雅罗米尔除了具有创造性的天赋，他那诗情的活跃还源于押韵的儿童读物的影响。她经常热心、固执地给他读这些书，以至孩子竟完全相信他的整个母语都是由抑扬格组成的。这里，我们得说明：雅罗米尔诗情的勃发并不是因为他的天资，也不是因为他模仿了文学典范，真正的源头是他的外祖父。这是一个冷静而实际的人，与诗歌没有一点联系，他想出这些最拙劣的联句，暗地里教给他的外孙。

不久雅罗米尔就意识到他的词语产生的影响，于是开始表现出来。最初，他仅是为了让别人懂他的使用语言，现在他说话却是为了博得赞赏、钦佩和笑声。他期望他的言语能得到注意，由于常常不能得到所期待的反响，他便胡说八道，试图引起大家的注意。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一次，他对妈妈和爸爸说，你们都是刺。（他曾听到隔壁院子的一个男孩用过这词，还记得当时所有的男孩都高声笑起来）但爸爸非但不觉得有趣，反而给了他一耳光。

从那以后，他开始仔细注意大人的用词——哪些词是他们珍视的，哪些词是他们认为合适或不合适的，他们会对哪些词震惊。这种观察使他有一天同玛曼站在花园里时，能学着外婆的口吻，说出一句忧佛的话：妈妈，生命真象这些野草。

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他显然没有想到野草那生机勃勃而没有价值的特性。也许他只是想表达生命悲哀和空幻这样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但即便是他所说的话与他所想表达的话不同，这句话令人印象深刻：玛曼一下子惊呆了，然后她抚摸他的头发，眼泪汪汪地凝视

他的脸庞。那充满狂喜、赞扬的凝视使雅罗米尔心醉神迷，他渴望着再次得到它。当他与玛曼散步时，他对着一个石头踢了一脚，然后说，妈妈，我刚才踢了石头，现在我为它感到难过——于是他弯下腰，轻轻地抚摸石头。

玛曼确信她的儿子不仅有才华（他刚五岁就学会了阅读），而且特别敏感，他是与众不同的。她经常把这一看法讲给外公外婆听，雅罗米尔一边假装玩他的士兵或木马，一边听他们的谈话。他盯着客人们的眼睛，幻想着客人们把他看作是一个非凡的天才儿童，或者看作是一个特殊人物，而不是一个儿童。

他快六岁时，他准备上学了，家里人认为他应该有自己的屋，单独睡觉。玛曼感叹着岁月流逝，不过她还是同意了。她和丈夫决定把顶楼一个小房间送给儿子，作为他的生日礼物，并用一张长沙发和一些适宜的家具布置这间屋子：一个书橱、一面提醒他保持干净和整洁的镜子，一张小小的写字台。

爸爸提出用雅罗米尔自己的画装饰房间，并着手把那些画有苹果和房子的幼稚的涂鸦贴在墙上。玛曼走到他身边，说：“我需要一样东西。”他瞧着她，她有点害羞但又坚定地继续说：“我想要你给我几张纸和一些颜料”。她在自己房间的梳妆台前坐下，铺开纸，练习写了很长时间的大写字母；最后她用笔蘸上红颜料，开始写第一个字母，一个很大的L，然后是字母I，很快就写完了整个句子：生命犹如野草。她看着自己的作品很满意；这些字母笔划整齐，间隔均匀。她又拿起一张纸，把这句话又写了一遍，这次用的是深蓝色，因为深蓝色更能恰当地表达儿子思想的深刻忧郁。

接着她想起雅罗米尔还说过丑安娜，偷山楂。她幸福地笑了，开始用鲜红色写下；我们亲爱的安娜，喜欢上一串山楂。然后她笑着想起了你们都是刺，但她没有写下来。她用绿色颜料写道：我们在树林里欢闹，心儿是多么美好。她又用紫色写道：我家安妮的衣裳，柔软得象一只山羊。（雅罗米尔实际上说的是“我家佣人的衣裳”，但玛曼认为“佣人”这个词太粗俗）。然后她回想起雅罗米尔爱抚石头的情

景，想了想，她用浅兰色写道：我甚至不愿伤害一个石头。她有点窘迫地用橙色加了一句：妈妈，我舔你一个吻。最后她用金黄色写道：我的妈妈很漂亮。

生日前夕，父母把激动万分的雅罗米尔送到楼下和外婆睡在一起，然后把家具搬进去，装饰他的房间四壁。早晨，当他们把孩子叫到焕然一新的房间时，玛曼累得不行。雅罗米尔的反应更是困惑。他显然很吃惊，局促不安地站在房子中央，一句话不说。他只对写字台表现出兴趣，而这兴趣也是游移和迟疑的。这件家具很古怪，有点象学校里的课桌：装有活叶的倾斜的桌面，可以用来写字，还可作一个小贮藏室的盖子，同座位连成一体。

玛曼再也忍不住了：“咳，你觉得这房间如何？喜欢你的房间吗？”

“是的，我喜欢。”孩子回答说。

“你最喜欢什么？来，告诉我们！”外公提示道，他和外婆从半开着的门后面瞧着他。

“这个。”孩子说。他坐在写字台前，把装有活叶的桌面上下掀动。

“这些画呢？”爸爸指着那些带框的画问。

孩子抬起头来微笑：“我对它们很熟悉”。

“但是把这些画挂在墙上你觉得怎样？”

孩子仍然坐在写字台前，点了点头，表示他喜欢墙上的画。

玛曼的心有点作痛，她很想躲起来，但她还得坚持下去。由于她的沉默也许会被认为是责难，她不能不顾那些鲜艳的题字了，于是她说：“瞧瞧这些！”

孩子把头埋得更低，目不转睛地看着桌子抽屉。

“你知道，我想要……”玛曼不知所措地继续说，“我只是想要你回忆起一些事，这些事能提醒你是怎样长大的，从摇篮一直到课桌，因为你一直都很聪明，你使我们大家那样幸福……”她抱歉地讲着，非常窘迫，把同一句话反复讲了几遍，直到她不知道该再说什么，变